錦帆詩話 元

緣帆詩話 二冊

自然堂主藏

綠帆詩話

錢希言西浮籍皖城云垂楊撲江陰冪數里帆影畫綠此詩境也因纂輯他書之言之宜於詩者總名之曰綠帆詩話凡畧干篇而遺珠尚多後之君子衍此同志合成一部佳話不勝厚幸

賈似道悅生隨抄江南李氏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陂陁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𢈪䍇好事有甘

露寺下傍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晋人所居時米欲得
宅而蘇覬得硯于是王昭彦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
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歸海嶽菴者是也研山
藏蘇子來幾索入宫禁矣
吳處厚青箱雜記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爲相疑
其鐵腸與石心不能吐婉媚辭及覩其文而有梅花
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釋惠洪冷齋夜話唐詩
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公愛每以語
客曰古人工爲發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倣此爲
一聯終莫之能耳

周密癸辛雜識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王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

張邦基墨莊漫錄李商隱錦瑟詩云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烟人多不曉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釋曉瑩羅湖野錄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

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清老尤篤方外契晦堂因語次舉孔子謂弟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于是請公詮釋而至于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于色沉默久之時當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木犀香乎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

羅大經鶴林玉露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叅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説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

自然經室藏

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
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〻來歸
而月印前溪矣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
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賦渠陽於古梅
下立讀易亭作詩云〻
范攄雲谿友議題紅怨唐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
宮娥顏皆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
舊寵悲秋扇新思起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
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有

五使之[illegible]焉或和云愁見啼鶯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臨入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搴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于巾箱或示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司官吏獨不許貢舉人後渥仕范陽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怨久之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覩其書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陳師道後山談叢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

松香耳
吳氏林下偶譚文字有江湖之思起于楚辭嫋〻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竆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杜子美云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陳止齋送葉水心云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連空水心云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

陳善捫蝨新話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兩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珠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薝蔔

花而王荆公以為緫不似院落溪洗杏花雨乃似閣
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陸友研北雜志虎丘有清遠道士養鶴磵
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出于向若水鑒定
鮮于伯機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
朱希真常言山陰富水竹有洛陽許下氣像
南唐雖僭偽一方風流特甚遠今楮墨書畫皆為世
寶人物文章亦感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
自執紅牙以節曲其風流如此

趙子昂云唐人之畫實描雲水益刻畫中有飛動之意後人所難能也

東坡云梅二丈聖俞身長秀眉大耳紅頟飲酒過百醆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周昉有五星真形圖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始更制法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皆用上古壙中之物玉如彼含蟬是也

唐使兩省官對立謂之蛾眉班

余觀中秘所藏前代書畫宋高宗為上徽宗次之金

章宗最下

趙子固目姜尧章為書家申韓

李仲賓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登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舉無
此書

余平生見黄筌畫雪兎三四本蓋僞蜀孟昶卯生每
誕辰筌即畫獻也

王元之有童名青猿梅聖俞有馬名鐵獺

蜀妓薛濤字度弘

周輝清波雜志徽宗嘗命米芾卅書御屏芾即取所

用硯八懷墨汴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

臣敢拜賜又回人書至芾再拜即放筆于紫㲄襟端

下两拜

闞名壺中贅録養筆以硫黄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

粉借其色養研以文綾盖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

貴乎遠濕

闞名五色綫飲酒至一石常醉卧路上人名蔡邕曰

醉龍

青田溪冬〻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緑裙腰一

道斜
陸龜蒙詩羲竹當封瀟洒侯
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
李石開城録李德裕有親知奉使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楊子江冷水取一壷来其人擧棹日醉而忘之泛舟工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帰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歳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陸鴻漸下揚子南泠水与此相通）
袁㛹澄懐録花木譜云越中牧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

河間獻王德從民得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本

終南山五老洞碑記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字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文責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啣之取無差

陸羽譔懷素傳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洒人問之曰吾種紙耳

白氏金鎖云書册以竹漆為糊逐葉微攤不惟可以久有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宫中法也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外来

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葢重難製述也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溪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絶人為取老松栢根枝葉實共擣之斫楓肪羼和之每焚一丸足助清苦

眉州象耳山上有李白留題云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衣袖疑如濯魄氷壺也

東坡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作草書數紙非獨以

適意使百年之後與同志者有以發之也

淨因禪師雪其壁倩文與可寫竹一枝云以代老漢說法

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興慶池南物也

神明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自號雲谿醉侯

魏賈鏘令人乘小艇于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為崑崙觴芳味絕倫耳

山齋之用秋來甘菊花貯以紅碁布囊作枕用能清

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暴收甚温煗木綿不及也

章㵎槁簡贅筆宋廣文平生數賦落花詩香歸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人謂景文與落花俱盡

曾鞏後耳目志荆公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於千仞之溪其清駛莫禦

程棨三柳軒雜識余嘗評花以為梅有山林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市倡李如東郭貧女

襲明之中兵紀門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老望詩云遥為曉風吟白菊近炊早稻識紅蓮

范正敏遯齋閑覽陝西鳳州妓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堤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三出手柳酒宣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曰漆栗蜂筆蜜

蘇軾志林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乎

臨皐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

閑者便是主人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来時一去
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
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戸欣然
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
與步於中庭〻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葢竹
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
耳
僕初入廬山〻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

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藕子瞻来矣不覺作一絶

柳宗元龍城録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来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渌翠濤常以大金罌内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云〻

劉斧青瑣高議韓退之侄湘有仙術方退之在朝暇日湘種頃刻花上擁出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関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来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乃藍関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趙崇絢鷄肋南部烟花記煬帝令袁寳兒持花號司花女

續仙傳鶴林寺杜鵑花開有紅裳女子遊花下

謂殷七七曰妾久司此花今為道者開之

洽聞記鱷魚一名忽雷樂府雜錄文宗朝內庫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

孫穀祥野老記聞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畧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林季野觀魯直詩細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

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陳唯室步里客談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欒在地遇風即轉問之云轉蓬也

李獻民雲齋廣錄桑門仲殊赴潤州郡宴於北固樓太守命坐客賦詩殊先成曰北固樓前一笛風碧雲

飛盡建康宮江南二月多芳艸春在濛濛烟雨中
闕名西軒客談兩晉儘有人物非六朝隋唐可及但
出非其時如冬月桃李華不適於用爲可惜也
裒聚楓窗小牘予廹徉渡江僑寓臨安山中父書手
定都爲烏有茅日對窓西烏桕者念舊聞得數十事
錄之以備遺忘時既秋蕭瑟喜有丹葉殘霞來射几
案會錄成輒呼酒落之名曰楓窓小牘耳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作大呌云使人齒頰皆
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
人每赧面而去

周達觀誠齋雜記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班孟堅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王逸少三十七書黄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吳故宫有香水溪乃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

范蜀公居許下于長嘯堂前作荼蘼架每春季花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舉坐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處無由持獻獨享為愧

王播客楊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鍾播慚題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鎮楊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仍援筆續云三十年來塵土裹于今始得碧紗籠

蔣頴叔蔣氏日錄宗道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亦不許入

樂天作牛奇章石記曰公嗜石以甲乙丙丁爲品太湖爲上羅浮次之天竺又次之餘爲下

顧渚湧金泉每歲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供堂茶畢減半太守茶畢遂涸

費樞釣磯立談謝玄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為正
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秋來大有鱸魚一
手釣得四十九枚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

闕名真率筆記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
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

袁運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丸與莊姬藏于笥香達于
外其冬閨中諸虫不死冒寒而鳴姬以告袁袁曰此
香製自宮中其間當有返魂手

闕闕贈俞本明青華杯酌酒輒有異香在内或有桂

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酒乾亦不見矣
陳芬芸䆫私志成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響
夜不能寢帝為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線懸簷夜中因
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今
鐵馬其遺制也
閑名致虚雜俎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
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
羲之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班竹筆筒名裘鍾
琵曰文鵠筌曰籴庸鼓曰送君鍾曰華由磬曰洗東
皆仙樂也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名祭之鼠不囓蠹魚不生
閣名內觀日號六月念四日為觀蓮節晁采與其夫
各以蓮子饋遺為歡
瑤卿月夜過此橋翛然朗吟其聲清亮居民但記其
兩句云遥陽美人家數竿修竹處自此橋名竹陽
姚姥住長離橋十一月夜半太寒夢觀星墜于地化
為水仙花一叢甚香美摘食之覺而產一女長而令
淑有文因以名焉觀星即女史在天柱下故迄今水
仙名女史花又名姚女花
閣名漂粟手牘珠三寸者諦視之有花影層層在內

一里之內所種花木必現于中顏色宛然變幻萬端
茅非時之木不見耳高后時朱仲嘗獻之
闕名賈氏說林蚕最巧作繭往〻遇物成形有寡女
獨宿倚枕不寐私傍壁孔中視隣家蚕離箔明日繭
都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
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琴絃彈之有憂愁哀動之聲問
女琰〻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闕名然藜餘筆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琹曰此秦聲良
久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
者楊州薛滿兩人也

閔名荻樓雜抄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鬟綠衣少女童也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揚州太守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宴一株令一妓倚其傍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云花有嘆聲

閔名客退紀談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

廬處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處弟元明隔紗帷聽之

閔名下帷短牒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佃有至百全者其一曰落釵其二曰遠游其三曰翹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

星

明妃村歸人臨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水溪水盡香今名香溪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費吾精神以是補之

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

闞名下黄私記白太傅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録之

蘇才翁與蔡君謨鬭茶蔡用恵山泉蘓茶少劣用竹瀝水煎遂勝

戚輔之佩楚軒客談高疎仙玉峯山四畔皆幽蘭日采數十花酌明水簽離騷自謂靈均有知當領吾意也（藤花道人齋中逸齋寫生八疊小屛借此題蘭道人自書仿覃溪字）

安溪山多竹鷄山中人云春食蘭花

米老與時書自辨非顛世謂之辨顛帖

周密志雅堂雜抄衢州有花光山長老仲仁能作墨梅所謂花光梅是也

闕名瑞桂堂暇錄韓文如水中鹽味色裡膠青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迹

杜牧之阿房宮賦明星熒〻開粧鏡也綠雲擾〻梳

曉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横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宫車過也轆轤遠聽不知其所之也

伊世珍嫏嬛記江都王宴客忽大雪寒甚子主剪紅紙為日帖于壁上頃刻光生射照一室煖于三夏坐客觧衣子主仙人也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黄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為不宜無何義至曰仙毫長矣可共行也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罘罳閒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風雨飛去

劉燾樹萱錄張確嘗遊雲上于白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携手吟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飲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飛去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曰紅樹醉秋色碧溪鳴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剡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于清水芳荷中見二叟立語一曰碧絲翁一曰篁棲叟相與吟詩賈遽揖之化為白鷺飛去

綠帆詩話卷二

天和子善謔集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鏡湖事因曰他日賜歸得後湖足矣徐鉉荅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爾

閣名墨娥漫錄武陵武陽縣石帆山若數百幅帆

王子韶鷄跖集南齊承明中高麗使至冠拒風冠曰古弁之遺像

蕭子良與王僧虔書曰佐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陸龜蒙曰耕欲深如象之履耘欲乾如鳥之啄

鄭常洽聞記高宗永徽中貢朱奈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文林郎亦彿此果為文林果俗云頻婆果

章望之延漏錄劉蜕文塚其文草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硃墨圈者

羅虬撰花九錫一重頂幄障風二新詩詠三甘泉浸四美醑賞五雕文臺坐安置六書畫寫七艷曲翻八金錯刀剪折九玉缸貯

闕名三餘帖姑蘇城中街衢潔淨為天下第一古語

云蘊城街雨後著綉鞋

篇一名石弦一名紫珮

和氣旁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于堂配玄即今水仙花也一名儷蘭一曰女星散為配玄

皇甫牧玉匣記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牧丹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麁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牧丹也何以明之花辨忞張而色燥此日中時花

也猫眼墨睛如線正午猫眼有帶露花則房歛而色
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
昆陵郡士人姓李有女方十六歳能詩兵人多得之
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尤有開元
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
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
據唐記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
六月在驪山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失事實矣
王明清玉照新志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遊從

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師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愛玩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別之盛稱公者為真反以才叔所收為偽才叔不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徐慥漫笑錄司馬温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蘊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晳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而為然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銭氏有國日越州焼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盃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蘇軾調謔編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能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朶頤哉

坡公在維楊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

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叅玉板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板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板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

先生在黃日每有宴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彼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

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凢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披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李緯尚書故實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類陶隱居玄宗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歸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騫海槎同取入內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

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換馬之狀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妣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冢晉時衞郡汲縣耕人於古塚中得之竹簡漆書蝌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

鄭廣文學書知慈恩寺有柹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為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絶

朱弁曲洧舊聞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州府有薰風樓綠莎廳楊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于傳記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

俞文豹清夜錄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何先異聞記安吉碧蘭堂素有竒怪有士晁紫芝嘗與客遊眺廹暮見一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平草而來晁料其鬼物𢗅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

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丁用晦芝田錄李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京置遞號水遞

王清臣揮麈錄九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黄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国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寧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屢止因開蘇内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爲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

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泰寺僧房忽見快行

家者同一轎至傳旨宣名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
然不敢拒綫入則以物障其前不見路頂上以小凉
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
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
黄背子頂青玉冠宫女環侍莫知其由數勿敢仰窺
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氷如山噴香若
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喻云聞
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
他故也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史而成上起身縱
觀賞嘆再三命宫人奉賜醇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

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鄭文寶南唐近事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鐘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暎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

歐陽修歸田錄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

自然經室藏

聞之嘆曰香餅来遂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金橘産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的皪如金彈丸誠珍果也

蔣山正山房隨筆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嗜裕之辭以可否在妹〻以為可則可張喜自注訪覘其所

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輙而逅之張詢近日所作應報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画堂寄語新来孀燕子移巢别處覓雕梁張悚然而止

楊州瓊花天下秖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絶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蘇舜欽聞見録宋丞相郊搆亭花側榜曰無雙）

宋敏求春明退朝録秘府書畫予盡得觀之二王真蹟内三兩巻有陶穀尚書跋尾者尤竒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思訓著色山水韓滉水牛東丹王千

角鹿江南徐熈唐希雅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
漢明莫遣西風吹落葉只愁無處着秋聲此陳與義
秋夜詩也置之唐音不復可辨
瘞鶴銘潤州楊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水退始
可模打世傳以為王逸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
也
王暉道山清話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
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
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〻散其紙于

左右給事者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蹹盡黃榆綠槐影非閤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為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司馬君實嘗言吕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嘗問温公外議說陳升之何如温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温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强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温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何以能動人主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趙潛養痾漫筆錄真定大曆寺藏經皆唐宫人所書

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
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陳襄文昌雜錄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
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厥誠
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
廷爲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鄭元祐遂昌雜錄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
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田數十畝寄之報
國寺以歲入爲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自宋亡
矣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

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
竦花簡葉不求甚工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
以攄其憤懣云吳人為板刋其錦錢集行於世
宋季汪水雲者工於詩〻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
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来天南人墮淚
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
入端門陣〻酸萬馬乱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鸞
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
國嬋娟賸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
青西望神州草木醒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

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也（牧齋有汪水雲詩跋）

張鷟朝野僉載歐陽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效歐陽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

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
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絶六事齊
舉代號神仙童子
李肇唐國史補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
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為准敕惡詩
王讜唐語林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絶頂度不可
下返發狂慟哭為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劉肅大唐新語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
為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為五

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盧言盧氏雜說開成中高諧知舉内出霓裳羽衣曲賦太學創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也

陸龜蒙零陵總記李邕甞不許蕭誠書乃作詐古帖令紙古暗特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蹟如何邕看稱善誠實以告之復取視曰細着亦未能好

李直方常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緑李爲首楞梨爲二櫻桃爲三柑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又問栗如之何最有冗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味虞㨾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元稹在鄂州時周復為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于頔司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絶無琴韻

蔡絛鐵圍山叢談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半也徽廟一朝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秘甫徽廟命匠者標軸成全圖招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

太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卽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淵朝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晋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路神諸帖真奇絶蓋亦為多焉又御府所秘古来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烈女完節圖第

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稚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黄龍負舟圖皆神絶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覩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既好尚世因為之貨賂亦為時病此則良過矣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

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迨魏晉六朝隋唐亦數〻言獲古鼎器梁 之遴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為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

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欵由是學士
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熾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
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
所得暨其覩聞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
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卽位憲章古始眇然追
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
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
既知其以貴愛古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
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
和間爲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

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諸左右知其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

又剏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胡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尊之規模龍瓿鴈鐙之典雅皆以食胡馬供熾烹腥鱗湮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於此言之可為於邑垂於畵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王鞏隨手雜錄蕭士京大夫為廣東轉運使其妻事

僧伽甚謹一夕夢僧伽別去其妻問欲何往曰後十二日蘇子瞻當渡海我送過之驚起語其夫後十二日子瞻果有儋州之命蕭親語於余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丞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

不關官家事子瞻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内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而稱之曰奇才〻〻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座喫茶曰内翰〻〻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撤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此

王鞏聞見近錄庾嶺險絕聞天下蔡子直為廣東憲其弟子正為江西憲相與協議以塼甃其道自下而

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間每數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〻不絕紅白梅夾道行者忘勞予嘗至嶺上視青天如一線然既過嶺即青松夾道以達南雄州太平久矣遐邇同風非有前世南北之異

曾紆南遊記舊黃寔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豊甲子為淮東提舉常于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執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楊州廚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為發運使暑泊清淮樓見米芾衣犢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延

遣人送之趙其滌硯来此有此二事頗自慰云

蘇易簡續翰林志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壁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新學士入院上事宣徽告報敕設儀鸞宿陳帟幙大官備珍饌設上尊酒茗悉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揆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来者瞻望其出處侍者優假其顏色逍遥卒歲非神仙而何

辛氏三秦記隴西關其阪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不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闗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詠則有絕死者

呂祖謙入越記羊數百蹄散漫川谷風毛沙肋頗有汧隴秋色

女貞新葉生黃綠閒錯如行閩粵荔枝林

劉歆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

枚臯文章捷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

中書以武都紫泥爲重室加綠綈其上

終南山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叢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馮贄南部烟花記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

鼓一名吹雲箏一名東宛鍾一名長嘯一名縈谷

帝錦帆過處香聞百里

煬帝樹堤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

張敦頤六朝事迹桓溫北伐経金城見爲琅琊時所種柳皆十圍因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卽此已銷魂一轉而有枯樹秋柳無限感慨

呂祖謙臥遊錄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而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

響讀山經水志之久自然山深眠羣水涵心碧每一興念衆境來集便覺宗少文圖室撫琴為煩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古人不以文疊傷天趣如鳥獸禽魚是也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羊祜與從事鄒潤甫登峴山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賢達勝士登此遠者多皆湮滅無聞潤甫對曰明公德邁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

王長史常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孟嘉為桓温參軍九月九日温遊龍山參佐畢集風吹嘉帽墮落初不自覺嘉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

謝玄曰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

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
盛弘之記曰衡山有二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為
竦傑自非晴霽之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流如一
幅絹分暎青林直注山下
朱起與兄書登北邙遠眺泉羨都盡光武墳邊杳甚
美今送棱
鞏氏耳目志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
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頳而堆阜
郭熙記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
淨而如粧冬山慘憺而如睡

王摩詰云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十五
里至黄牛嶺入黄花川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
座恨不攜謝眺驚人詩来搔首問青天耳

蘭先生上隱亭望九里山七日不能下但食鵜蒸三
千段

太史公嘗登姑蘇臺以望五湖

謝玄曰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
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手釣得四十九枚

緑帆詩話卷之三

沈士林下清録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也

釋仲殊花品序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来賔賞花者不問親踈謂之看花局

子瞻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

衡州花光長老寫梅黃魯直見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唐有魚子箋宋顏方叔嘗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

天水碧俱呀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筍但恨時不同耳然牧丹酴醿楊梅枇杷幸爲執友

倪文節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無小害者惟書

或謂東坡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己以為人何也坡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爲之酣適專以自爲也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胷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楊誠齋云無事可看韻書

薛靈芸

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魏文帝時選入宮靈芸別父母升車以玉唾壺承淚皆紅色帝遣文車十乘以迎靈芸去京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歎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易名為夜來夜來妙於針工宮中號為針神

石崇有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市買得年始十歲至二十遂有容色妙别玉聲觀寶色石氏之富璟寶皆殊方異國所得莫辨其處翔風別之崇艷麗者數千

翔風以文詞擅愛綠珠弟子宋禕國色善吹篪後入秦明帝宮中

謝公問諸子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〻今我来思雨雪霏〻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此句便有騷人深知遏玄小字

鮑照字明遠妹字令暉有才思亞於明遠著香茗賦集行於世

洪遂侍兒小名錄秦少游與蔡州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詞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

張邦機侍兒小名錄山谷云竹夫人涎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〻竹之所長故名曰

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牀
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凉穠李昭華貴人
家両女奴也
朱揆叙小志雪兒者李密愛姬每賓朋文章有竒麗
者付雪兒協律歌之
馬融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樂天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
綃随意歌自注云皆臧獲名耳
張建封節制武寧納妓盼盼於燕子楼公薨不它適
張泌粧樓記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

者往〻粉脂痕并印於青編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
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
剪刀池昔車胤讀書于此婦以女紅佐之落剪刀于
此池
夜来祠入魏宫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七尺水晶屏
風障之夜来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
是宫人俱用臙脂仿畫名曉霞粧
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為雪衣女一朝飛上妃
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為鷙鳥所搏上令妃授
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相思子即紅豆赤如珊瑚

壞裙化蝶

魯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張君房麗情集柳枝娘洛中里孃也聞說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

陳繹曾詩譜秦風秋聲朝氣

閬名竹林詩評謝朓之作如西山清曉霏藍翕黛之中時有爽氣

沈約范雲之作如閶闔晓鐘建章清漏不棘不舒有節有度

何遜之作不費氣力如庖丁解牛風戍於騞然

徐陵之作如魚油龍腦列拱明霞輝燿丰茸之采溢目非煩戴之室詎得見此

虞世南之作如高山榀具蒼珮華纓廊廟之容也

謝靈運之作如森蔚璀璿而鋪叙紛縟處作急就篇一

闕名謝氏詩源袁瓘爲施詹作古硯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鉄不足數古有青州熟鐵硯甚發墨

輕雲鬟鬢甚長結束作同心帯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

孟啓本事詩寧王曼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

自然經室藏

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
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
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
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
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
得詩曰沙塲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
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
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
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

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悽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

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
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
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
新詩未免為累奈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其自叙
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
是歲出牧連州至荊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
京師人〻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
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
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
搖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太和二

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又來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豊艷因為楊柳之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豊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豊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弇州文章九命曰宣宗見伶官歌白傅楊柳枝詞永豊東角荒園裏不見楊

花撲面飛因命取植禁中未知孰是

杜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為當世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人皆絶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顔杜又自飲之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

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為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楊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笑

自然經堂藏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
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
所爲白曰元央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
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而荅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
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
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聶奉先讀本事詩前輩戲云有西湖風月不如東洛
軟紅香塵之語故東坡和錢穆公蔣潁叔從駕景雲
宮詩云半白不嗟垂項髮軟紅猶戀屬車塵

白藕作花風已愁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

悤去作西牕一夜秋此趙璘細君王氏所作也德璘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與以為乃二十八字媒也

蘇軾東坡詩話元豊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黄州東禅醉後誦孟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笑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陶靖節云平疇返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

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多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其處不知此詩之工子美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常昭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温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白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今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紫霞評云便露自家心事忠厚之至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

不入用亦不無補於世也
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
可多食〻則發風動氣
僕爲吳興有遊飛英寺云微雨止還作小窓幽更妍
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山翠
壓牕〻不曙曹西洲句也
正如東坡盆山詩意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来每過之輒作汴字韻詩
一篇季常不禁殺也以此諷之季常不復殺而里中
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
悽然也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釖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関右壁間愛之不知何人詩也

跋黙安居士漁父詞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正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

劉後村詩話李賫皇頗開寒素之路及南遷或人贈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鬫名金玉詩話杜少陵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着

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詩訖家秘密藏也

潘子真詩話黃姑即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爲索郎也

山谷云庚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耳

六一居士詩話梅聖俞嘗于范希文席上賦河豚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常出于春暮羣遊水上而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爲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于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絶唱蓋其名重天下異域之人貴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因以見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斵距今二百五十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裴晉公緑野堂嘗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日與賓客吟宴于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絶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司馬温公詩話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醲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人皆傳誦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嘗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

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無處畫〻成應遣一生愁 行色詩系司馬公池詩 此段當是誤書

陳文惠公堯佐兵江詩平沙渺〻烟蒼〻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

大名進士耿遷之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

陳師道後山詩話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幙卷花影隨輕絮無影世稱誦之張三影

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許顗彥周詩話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試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烱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齊梁間樂府詩今日牛羊上空壠當時近前面發紅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耳

李長吉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絶人如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所稱然不逮長吉之語

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

陳無已賦宗室畫詩云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辭云邱園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莫及

王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大類樂天也

唐時清遠道士詩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蓊

欲歸青草怨消半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大丞相萊國公寇忠愍之語

嚴羽滄浪詩話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

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

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醖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𩕳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夫詩有別材非関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則非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之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
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
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
也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
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
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
見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
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

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来頭頭是道矣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晋以還方有佳句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

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為識離騷否則如戞釜撞甕耳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為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椽于傳
舍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粱置酒罇但得
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
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

世傳丹砂煉爲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
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
葉夢得石林詩話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愈五
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子厚
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虫秋皆爲集中第一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畧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也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能解此語為工葢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卒然與景

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
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鍾嶸
詩品論之最詳其畧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
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
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敖器之詩話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自然經室藏